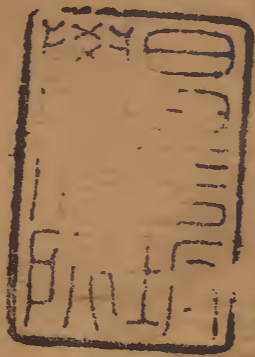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漢書門			
八	四	三	五
一	六	三	九
三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	四	三	五
三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35	
冊數	32	( 6 )	
函號	275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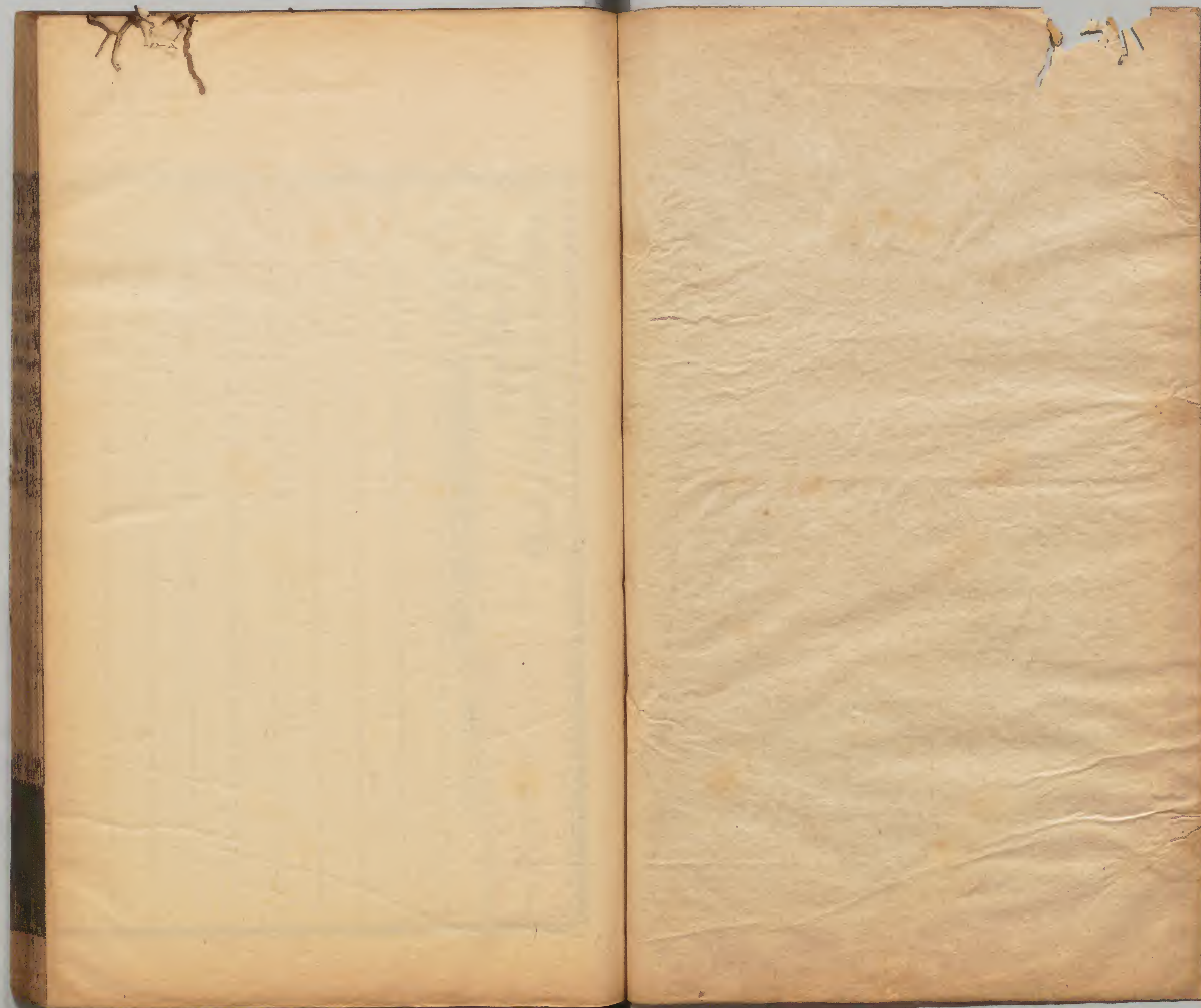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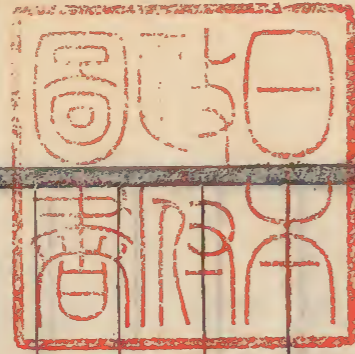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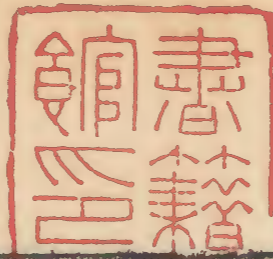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七目錄

比事屬辭書法

前後二事或事同義異比屬之義

宣公至哀公末

淺草文庫



遇魯可謂厚矣而宣惟知屈已於齊所以事王者蔑如也不朝

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

歸父會齊侯葬王益謙魯益慢春秋比事而書責魯也家鉉翁詳說

宣元年夏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二

年秋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錢氏說見書弑總論二張氏論穿盾說見大夫帥師門

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陳氏說見書遂門

宣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 晉趙穿帥師侵崇

成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宣元年李引謝說成十六高氏說見晉卿專國門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 四年夏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先書帥師繼書弑大夫專兵國之禍也君端學本義 ○焦說見書弑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汪氏說見書歸門姚氏說見下定十三

宣二年冬十月天王崩三年春王正月葬匡王 成五年冬十有

一月天王崩

宣十年夏四月齊侯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成十年夏五

月晉侯獮卒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張氏自超說見公往齊魯奔喪門宣十

宣二年冬十月天王崩三年春正月葬匡王 十年夏四月齊侯

元卒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六月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於匡王之喪不奔而奔齊惠公之喪匡王之葬使微者往

而以貴卿葬齊惠公蓋濟田之歸重以為德故聞喪而奔以報其賜也魯之事齊過於天王而齊之視魯不啻附庸其反易天常而無忌憚甚矣日講○胡傳說見外諸侯卒葬門宣十○宣公五朝于齊未嘗修禮於王室不奔王喪而奔齊侯之喪不王元會匡王之葬而遣貴卿會齊侯之葬棄君臣之大分蔑人道之大倫問罪之師弗加季子之聘反至王靈不振至於此乎燕獻

宣二年冬十月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張氏說見僭禮門

宣二年冬天王崩 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成五年冬天王崩 七年春饑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天子之喪創鉅痛深越紼而行僭禮上帝之所不享也一在苦由之中一在期禫之後天之示警明矣洪咨夔春秋說

宣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繼伐陸渾之後則是移陸渾之師也不以繼書戎夏

之詞也李光地榕村語錄○陳朱說見晉楚爭盟

宣三年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張引許說見書侵門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公伐莒取向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

顧氏說見書伐門宣七

宣四年赤狄侵齊 九年齊侯伐萊

許氏說見書伐

宣四年秋公如齊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秋齊高固來  
逆子叔姬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書公至自齊齊高固來逆罪公也胡傳○書魯宣齊惠結好之迹

高固叔姬成婚之事著當時之情志而刺譏在其中矣焦袁熹

宣六年秋螽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去年秋螽今茲大旱而為鄰國興無名之師繼伐萊而書大旱

志不恤天災輕用民力也家鉉翁○螽災之後征役怨咨薄陰

陽之和故大旱繼之比事以觀公無恤民之心具見日講

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 九年齊侯伐萊

宣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十三年齊師伐莒

戴氏說見書伐門宣十三

宣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公勞民會伐既君至而國內大旱非嗟怨之氣上感致之乎書

伐書至於上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應不可誣也宣之虐用其

民不特此也伐莒取向伐邾取繹改助法而用稅非一事矣天

之示變亦不特此也螽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

蝥生更非一端亦可警矣劉基誠

胡氏說見災異書旱門意伯集

宣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

彙纂案見秦晉交兵門○晉但知連狄以攻秦而不知楚人狡

焉啟疆中夏諸侯將折而入楚適以自困也下書舒蓼之滅比

事以觀而晉之失圖具見矣日講

宣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以厚薄言則君朝齊而臣聘周以緩急言則歲首朝齊而夏乃

聘周以疎密言則於周纔一往聘而於齊又再朝此事以觀不  
貶而惡自見姜實事○胡傳見書大夫如門

宣九年夏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顧氏說見書東夷門取根牟

宣九年八月滕子卒 冬宋人圍滕

不哀有喪以兵圍之比事著其不仁張洽集注

宣十年春公如齊 夏公如齊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孫行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陸氏說見內大夫如齊門

宣十年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宣十八年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顧引家氏說見大夫出奔門宣十

宣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昭元年取鄆

李氏方氏說見內取邑門昭元

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冬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楚莊討陳亂晉齊二大國方且致勤於莒狄而使楚為伯者之

事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胡安國傳○楚盟陳

鄭而晉會狄比事以觀晉卑甚矣家鉉翁詳說○楚有事中原而齊

晉魯宋各營其私其後四國皆屈于楚無遠慮必有近憂也方

直○書會狄于楚盟辰陵之後殺夏徵舒之前春秋所以罪晉

也又鄭陳既受楚盟于辰陵而楚復入陳圍鄭似陳鄭背辰陵

之盟向晉而楚乃入之圍之者故中間書晉侯會狄以見晉未

嘗有事於陳鄭陳鄭未嘗背楚既盟之而又乘其不備以入之



圍之荆蠻之無信而盟不足恃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楚子入陳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晉師滅赤狄潞氏

汪說見晉楚爭盟宣十五胡傳見夷狄特會門宣十一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昭四年夏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楚子等八國諸侯伐吳執齊慶

封殺之遂滅賴

讀春秋不可泥一字一句當觀上下文殺徵舒義也下書入陳納甯行父則非義也乃假此以行其貪也執慶封亦似義也上書執徐子伐吳下書滅賴則非義也乃假此以肆其暴也是故徵舒慶封自人情言之殺之以為快自王法論之則有罪必歸

司寇非可僭誅也

陳遷鶴紀疑

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昭八年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張氏說見書殺不以討賊之辭駁辨門昭八

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蘇氏張氏直解方氏說見納大夫不書門成十八呂氏說見書

復入門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

唐氏說見攘楚總論

宣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秋楚子圍宋

直解說王說見晉楚爭盟門

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

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顧氏論中原之要害在宋鄭見攘楚總論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十七年夏葬許昭公葬

蔡文公

直解說季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

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

以潞子嬰兒歸

楚圍宋晉不能救而徒加兵于狄今年書滅赤狄潞氏明年書

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伯宗方以

納汙藏疾匿瑕含垢自諉及晉侯欲伐狄諸大夫以為不可而

伯宗乃曰必伐之其為謀不過陵弱畏強爾何暇謀及楚哉備

書而義自見矣呂大圭或問○晉景公會狄于攢函而不討陳滅赤

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伯矣汪克寬纂疏○宋人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以待晉救晉坐視不前以致諸侯皆南嚮事楚晉乃用

大師滅潞氏明年又伐甲氏及留吁其棄諸侯而隳先業甚矣

日講○滅潞亦攘夷狄之一事然晉君臣喜得狄土津津欣

躍一腔嗜利俗腸何嘗為伸大義除中國之患起見姜炳璋讀左補義

宣十五年秋螽初稅畝冬螽生饑

胡氏說見災異門螽生○秋螽而稅畝稅畝而螽又生民安得

不饑哉備書以為鑒張自超宗朱辨義○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

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所以致遺秉滯穗也秋螽而

冬螽生則螽有遺有害農之物未盡去宜其以饑告也水旱螽

螟皆天災也水旱非人力可去然先王猶有雩禱祈損膳徹

縣之禮苟可以致吾力者無不盡焉上以存畏天之實下以示  
憂民之誠故也若蠡螟則可以人力去也可以力去而不知盡  
其力致年饑用不足則又重斂以困之安在其畏天憂民乎

張大

宣十五年秋螽初稅畝冬蠃生饑 十六年冬大有年

困民以致災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宣公用稅虐民  
而天降之災宜矣奪國悖道而天降之福異矣書蠃生與饑於  
初稅畝之後書大有年於蠃饑之明年者蓋十八年中獨是年  
大有則他年之歉可知獲罪于天者公也魯之民不可絕不與  
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乎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  
宣十五年初稅畝成元年作邱甲 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  
稅畝與作邱甲踰三年耳變亂成法自君始而其臣遂無顧忌

劉基誠意伯集

成法既壞由是作三軍舍中軍無一不可

顧奎光隨筆

宣十七年公會晉衛曹邾同盟斷道十八年晉衛伐齊成二年晉  
郤克會三國大夫及齊戰鞏盟袁婁

彙纂趙汪說見晉楚爭盟趙木訥 日講說見齊晉交兵門並宣十八

成元年作邱甲二年四卿會戰鞏六年立武宮取鄆

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取鄆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夏季孫行父

等四卿

會戰于鞏 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方說見魯政下逮門于蜀○胡張說見公會盟外大夫門

成二年夏戰于鞏 秋及國佐盟于袁婁 冬楚師鄭師侵衛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鞏之戰郤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所至追奔迫于袁婁去國都

五十里乃與之盟未幾齊從於楚反倡諸夏而為蜀之盟見其

雖敗而未服家鉉翁詳說○楚侵衛則兵將及魯矣故公恐而為蜀

之會前月四大夫並出於齊快一朝之忿不知疆楚之議其後

也齊既不容於諸侯則南求楚楚為齊報怨而魯衛實牽之兵

首宜其先受禍也魯無前日之戰則必無今日之辱矣趙鵬飛經筵

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戰于鞏

襄十一年作三軍

陳氏則通說見大夫帥師總論

成二年魯四卿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戰鞏 是後書魯三

家專兵欺君事 書晉六卿專國事 書衛孫氏專國逐君事

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內會外師成二 成二年秋宋公鮑卒衛侯速卒 冬宋人衛人會盟于蜀三年春

王正月宋公衛侯會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

六月而葬緩也蓋衛侯從晉伐鄭故也此見先君未葬而衛人

會盟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七月而葬此見先君未

葬而宋人會盟宋公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程端學本義

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哀八年吳伐我

毛氏說見內被兵不書侵伐門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人等

盟于蜀 三年春公會首侯等伐鄭

楚鄭伐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不聞楚師既去而後

伐鄭晉之過也魯宋衛曹從伐鄭是矣然其始不堅事晉以敵

楚盟楚未幾而復從晉伐鄭且楚渠魁而鄭脅從者也乃捨楚

前後一事比屬之義

責鄭魯宋衛曹之過也程端學本義 ○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

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不作也又引趙鵬飛

成三年鄭伐許 襄四年陳圍頓

張氏說見書圍門

成五年春杞叔姬來歸 冬杞伯同盟蟲牢

張氏說見內女門來歸

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以見其皆不臣程子胡安國 ○天王崩告命

已行于天下而諸侯不戚不奔相與為此盟無王之罪大矣春

秋于王崩之後繼書同盟貶也家鉉翁詳說

成五年冬天王崩 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王氏說見書錫命門

成五年宋同盟蟲牢六年衛魯兩侵宋

許說直解說見晉楚爭盟

成六年春取鄭 夏邾子來朝

高氏說見來朝門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 九年秋

晉欒書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

三書欒書帥師以著欒氏之久專晉師也著欒書之久專晉師

者罪書之不能以仁義輔晉厲及厲見弒而又不能討賊也春

秋以不討賊罪書於三書帥師知之張自超宗本辨義

成七年楚公子嬰齊伐鄭公會晉侯等 救鄭盟馬陵吳入州來

馬陵方會而吳入楚之州來晉與吳相為表裏也洪容夔春秋說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冬晉侯使士  
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十年夏晉侯孺

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  
犖來聘及卻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魯之不亢甚矣予田而復奪伐國而強從會葬而見止今又使  
大夫要盟而行父即如晉報聘雖曰晉未可貳而不思所以自  
強人役而不恥為役矣 洪咨夔春秋說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  
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鄭盟楚則執其君而伐之莒同盟馬陵及蒲今國危則置不問  
盟主之道如是平書之責晉也 家鉉翁詳說

成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莒潰楚人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日講說見秦晉交兵門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如齊行父如晉事同而情異也魯自鞏戰與齊久絕至是  
如齊修好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晉力紓一時之忿至是受  
侮於晉君臣日奔走於庭而猶懼不免於是尋舊好於齊春秋  
比而書之見其不能自強左右望而求自全不可得也 家鉉翁詳說

成十三年伐秦不書劉成 十六年伐鄭書尹單

日講汪氏說見王臣會伐門成十六

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 十七年楚滅舒庸

日講說見晉楚爭盟

成十六年秋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邱  
負芻弒君得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肆執辱比事以觀罪晉之義

見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邱不書至故書釋之地

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書至故不書釋二十三年

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方氏說見執大夫門成十六

成十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奔崔杼同

盟于虛杓

張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成十七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十八年春晉殺其大

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

前書殺三卿繼書殺胥童而後厲公見弑則以君臣不睦而生

亂可知矣三卿及胥童皆稱國以殺則當國大臣實與其事可

知矣樂書久執兵柄三專征伐明著於經鄢陵之役其子麇實

來乞師四卿既殺樂氏專晉則弑君者非書而誰哉此筆削之

義游夏所以不能贊也日講○陳氏說見弑君門錢氏說見

書弑總論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晉弑其君州蒲

直解方氏說見殺大夫門成十八

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胥童 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趙汭集傳義見殺大夫門成十八

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晉圍宋彭

城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侯伐衛遂伐晉

晉人殺欒盈 襄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上書楚子鄭伯伐宋下即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楚之助臣  
逆君可知次年書圍宋彭城則晉之為君討臣可知上書晉欒  
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下即書齊侯伐衛遂伐晉則齊之助臣  
逆君可知下又書晉人殺欒盈則欒盈之為賊可知上書鄭良  
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下即書鄭人殺良霄則良霄之為賊可  
知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則不得書宋人殺魚石也不  
言以魚石歸者以失位之卿不書歸戴祖敬五測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未入于宋襄三十年鄭良霄自許入

于鄭未入私邑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書復入又書入

戴氏說見書復入門襄二十二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無據邑三十年鄭良霄自許入于鄭無導

敵國伐故國之罪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罪重于彼

張氏說見書復入門成十八

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

沃三十一年鄭良霄自許入于鄭定年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皆不書叛而義不同魚石張氏說欒盈良霄葉氏說樂大心直

解說高氏牛氏說見外大夫不書叛門

成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秋杞伯來朝邾子來朝  
晉悼初立公即往賀告至未幾聘使隨至蓋魯天下之望晉為  
盟主重魯所以重晉也杞邾相繼來朝知魯見重於盟主故也  
魯以見重無貳心而諸侯有不睦者乎洪咨夔春秋說

成十八年冬仲孫蔑會晉侯等同盟于虛杅襄元年春仲孫蔑會

晉欒黶等圍宋彭城夏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等次于鄆

圍彭城黃說伐鄭次鄆汪質直解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元年九月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天王崩而諸侯朝聘不臣也孫復尊王發微○不奔喪而行朝聘比事

書之所以誅也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湛若水正傳○杜注冬者十

月初也王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按

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猶之可也踰月之後猶以為未聞喪

乎且經但書冬安見為十月初也注因傳為之辭耳葉酉究遺○邾

朝而書於天王崩之後邾不奔天王之喪而朝於魯魯不奔天

王之喪而受邾之朝文定於此等處發明義理最好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

錢氏說見書弑總論

襄二年夏鄭伯論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乘鄭喪而侵之失盟主之道矣繼論之卒書侵鄭譏伐喪也家

翁詳說日講解義

襄二年兩會于戚遂城虎牢 三年鄭伯同盟雞澤陳袁僑如會

趙謝直解說見盟雞澤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夏公會單子晉侯等同盟雞澤

楚方簡兵蒐卒組甲被練以向吳而鄭陳已從晉會盟矣洪咨夔說

襄三年盟雞澤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十六年會

淇梁大夫盟

說見內大夫盟外大夫門伯國大夫主會盟門

襄三年諸侯盟雞澤陳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襄十六年諸侯會于淇梁大夫盟

直解說見殊盟門

襄三年夏盟雞澤陳袁僑如會 冬晉伐許 四年冬陳人圍頓

高氏說見書圍門

襄公之編書晉會吳事 哀公之編書魯會吳事

顧說見吳晉爭盟門成十五襄五哀六趙說見哀十二

襄六年秋滕子來朝 冬季孫宿如晉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小

邾子來朝 秋季孫宿如衛

比書滕邾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衛著邦交之煩而畏大慢

小之情見矣

汪克寬纂疏

襄六年莒滅鄆八年莒伐我十年再伐我十二年再伐我圍台

昭四年取鄆五年莒牟夷以邑來奔叔弓敗莒師于蚡泉

童氏說見莒魯交兵門襄四

襄七年城費 十一年作三軍

家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一

襄十年春晉會吳于柤 夏晉師伐秦 十一年冬秦人伐晉

晉伐秦直解秦伐晉方氏說見秦晉交兵門

襄十年會于柤遂滅偃陽 昭四年楚伐吳遂滅賴

張氏自超說見兵事書遂門昭四

襄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於楚鄭伐宋後繼書晉伐秦責晉也諸侯惟宋事晉最謹是以

為楚所疾今宋受兵晉不能救乃更出師伐秦秦雖有憾孰若

宋受兵之急乎置宋之急而治己之私春秋所以責也

家鉉翁詳說

襄十一年作三軍 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 二十四年仲

孫羯帥師侵齊

賀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一

襄十一年作三軍 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襄十一

襄十一年秋會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伐鄭會蕭魚公至自會楚執鄭行人則知鄭服於晉矣姚舜

問○書楚執良霄于蕭魚之下見楚之不競晉悼之功為不爭

也戴溪○高氏汪氏說見爭鄭門會蕭魚執良霄

襄十一年秋會蕭魚 冬秦人伐晉 十二年春莒伐我圍台

伯主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所惜也自蕭魚而晉伯衰

矣嘗觀齊桓伯之盛也攘夷狄恤與國糾逖王慝如恐弗逮何

其勤邪至於葵邱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有始無終然

緣陵之城救徐之役猶有事焉功雖不足未至如晉悼之遽自

畫於服鄭也人徒知葵邱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蕭魚為悼

公勤怠之機邪春秋於蕭魚後繼書秦伐晉莒伐我圍台無乃

與葵邱後繼書狄滅溫楚伐黃之事類乎推原其由悼之政以

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苟罄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於樂

厲會戚惑於苟偃師曠駸駸不振而淝梁之兆見矣劉基誠

襄十二年春莒人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十五年夏

齊圍成公救成至遇

朱氏 日講解義說見季氏專魯門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十六年春晉會淇梁衛侯莒子邾子與

會晉執莒子邾子以歸

釋逐君篡國之公孫剽而定之雖欲治莒邾烏足以服莒邾哉

張自超宗

襄十四年冬晉會于戚衛孫林父與會 十八年夏晉執衛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晉霸不競所由也林父逐君大惡也晉乃合諸大夫列罪人于會若石買之伐曹小罪耳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觀前後所書晉之為伯主可知矣劉基誠意伯集

襄十六年春公會淇梁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至會於齊伐我之後兼以著齊靈之漏急暴戾不及待淇梁諸侯之散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十六年秋齊侯伐北鄙圍成 冬叔孫豹如晉

齊大國魯亦望國齊敢伐魯魯豈不能禦齊而豹之告晉其辭窮迫有朝不及夕之慮國無人焉耳春秋於圍成之後書叔孫豹如晉著魯人不為自治之計事急則求於晉可鄙矣家鉉翁詳說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同圍齊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

諸侯圍齊鄭伯亦與楚乃伺隙伐鄭為諸侯之計拒楚救鄭以尊中國可也祝柯之盟意宜在是而執邾子斯為下矣鄭玉闕疑引師考

襄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同圍齊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祝柯 晉人執邾子 取邾田自泲水

邾子身預戎馬驅馳之間又預於祝柯之盟縱有罪亦當少損其罰况邾魯以疆事構爭晉既討而執之今自齊來返當敘勤閔勞之時乃復執其君而取其地晉之用事者狂恣甚矣故繼是盟書執邾子取邾田責晉也家鉉翁詳說 ○圍齊義也取邾田不義也以義討齊之暴復以不義侵邾之疆以亂繼亂而已李明復集

義引謝澁 ○晉救魯可也動天下之兵以執邾子而取邾田不可也未足以服齊也黃震日鈔 ○邾屢伐魯信不道矣魯告方伯正名其罪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

以為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

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程端學本義

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書執不歸昭十一年楚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歸書滅書執歸書以歸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戰書獲不歸書以歸

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敗師書以歸不書獲僖二十六年楚

人滅夔以夔子歸哀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入滅書以歸不書獲

孔疏汪引陳說見書以歸總論葉說見莊十條下胡氏陳氏說

見昭十一條下張氏高氏說見僖十五條下劉說見書執襄十九

襄十九年秋齊侯環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厚齊之世臣也齊靈廢其太子而樹孳子牙為嗣厚不能諫又

從而傳之靈將死崔杼挾光以篡盡殺其父之黨厚亦死焉光

與杼罪固當誅而厚亦有以自取矣春秋書齊侯環卒繼書齊

殺其大夫高厚著光逆也家鉉翁詳說

襄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二十一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襄二十三年秋仲孫速卒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此不行三年喪之始顧全光隨筆

襄二十一年夏魯邾會盟澶淵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邾魯交兵門

襄二十一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

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二十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

殺之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合觀兩事楚人威行陳國陳之貴戚與異姓之卿交藉外援以

傾國家生殺去留廢立存亡悉制於楚豈不重可哀哉應搗謙集解

襄二十一年春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夏公至自晉

繼公如晉而書來奔繼庶其來奔而書公至以見季氏專權納

叛責不在公也傳載臧孫之言知庶其為盜季氏為受盜之主

其言有合於夫子異日所以語季康子者是可併書也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二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盈入晉而齊伐晉傳稱齊陰納盈者信矣乃盈入不書自齊者

盈以攻其君為罪齊以亂伯國為罪而盈借外權與齊助臣叛

猶小矣故書入書伐舉重也御纂直解○彙纂案見書復入○書

齊伐晉於盈入之後則助叛明矣劉紹攸微旨○張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二十三年鄭良霄自許入于鄭 襄二十四年晉欒盈復入于晉不言自某

方說見不書自某入門襄二十三張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二十五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晉人殺欒盈 定二十六年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沈氏說見晉卿專國門定二十三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冬齊侯襲莒 二十四年秋

齊崔杼帥師伐莒 公會晉侯 等十一國諸侯 于夷儀

高氏說見齊晉交兵門會夷儀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

汪氏說見書侵門定八

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二

十四年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黃氏說見書救○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為晉復怨夫

當事而救不能致力既事而聘何益于晉當齊伐晉不能擊齊

既退而侵何損于齊君子是以知其為文具也戴溪講義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冬叔孫豹如京師

汪氏說見內大夫如京師門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等于夷儀冬楚子等伐鄭

楚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釁而已晉不能制楚而伐齊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無損於齊徒為鄭招寇也  
趙鵬飛經筵

○汪氏說見齊晉交兵門

襄二十四年會夷儀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二十五年會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高氏閱說見書入

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止齋說見書弑門哀六

襄至三十六年衛甯喜蔡世子般弑君衛孫林父叛吳楚來聘

襄二十九年會十一國大夫城杞三十年會十二國大夫宋災故

陳說見晉楚爭盟門城杞顧說見會說

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

李氏說見以邑叛門

襄二衛孫林父定十宋辰等三晉趙鞅等書叛  
成十宋魚石襄二晉欒盈襄三鄭良霄書入書復入

汪引胡氏蘇方說見書復入總論

襄二十七年晉楚會盟于宋 二十八年公如楚 三十年楚使來聘 昭元年晉楚會于虢 四年楚會于申

沈說見晉楚爭盟門盟宋

襄二十八年冬十一月公如楚 十二月天王崩 楚子昭卒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蠻夷之強以俟楚子之

葬故特書所在高閏集注○上書公如楚下書公在楚則禮闕於天

王可知天子之崩不如楚子之卒也賀仲軾歸義○靈王訃音已達

天下而諸侯旅朝于楚且送楚子之葬越歲逾時而後返曾不

遣一介行李問國恤于京師可歎哉汪克寬纂疏成五年盟蟲牢條下○天王

崩楚子卒相比以書見魯之勤於楚而不加禮於周也張自超宗朱辨

義○袁張說見魯公書在門顧說見外諸侯卒葬門楚子昭卒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三十年春楚子使遠罷來聘

張洽直解說見楚來聘門

襄二十八年冬天王崩二十夏衛侯衎卒秋葬衛獻公昭元夏邾子華卒秋

葬邾悼公三年春滕子原卒夏葬滕成公

襄二十九俞氏昭二趙氏說見外諸侯卒葬門

成七月公如晉十三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冬公如晉十六夏公至自晉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孫氏朱氏高氏牛氏說見書公在門顧氏說見書不告朔總論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二十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鞅之來使魯歸杞田也僖宣之世入杞伐杞侵杞田必多也

汶陽歸齊則書者魯田不可歸齊書以著晉之不義歸杞田不

書而書來聘杞田不可不歸杞不書以隱魯之不義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葬蔡景公晉人等會于

澶淵宋災故

胡劉家李說見會盟書所為門○歸宋財小事耳繫此於葬蔡



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故譏其舍蔡亂而圖宋憂也劉紹放微旨

襄三十年會澶淵宋災故昭八九年書楚滅蔡執殺事

黃汗說見晉楚爭盟門會澶淵

襄三十一年冬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春取鄆 秋莒去疾

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魯乘莒君之弑而取鄆又乘莒君之奔而疆鄆田季氏自以為

得幾而適著其見利忘義間危幸禍之惡比之而見矣洪咨夔春秋說

昭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于虢三月取鄆

昭五年春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許氏說見以邑叛門

昭元年取鄆 四年取鄆 五年莒牟夷以二邑來奔叔弓敗莒

師于蚡泉

昭五趙說二條見莒魯交兵門

昭元年取鄆不書 伐莒 十年季孫意如等 伐莒 不書 取鄆

孔疏見伐取並書門總論

昭元年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十一年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

錢氏說見書弑總論

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

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呂氏說見天王崩葬門總論

昭四年後書楚伐吳滅陳滅蔡諸事 書晉疊伐鮮虞

定四年書吳入郢越入吳 書晉圍鮮虞

陳氏說見書狄門昭十二薛氏說見哀六

昭四年夏楚子等十三國會于申秋楚子等八國伐吳

會申趙說伐吳萬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四年楚會于申 繼書楚執徐子三伐吳滅賴滅陳蔡諸事

張顧說見晉楚爭盟門會申

昭四年秋楚子伐吳滅賴 五年冬伐吳 八年冬楚師滅陳

十一年冬楚師滅蔡 十二年冬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

楚滅陳滅蔡伐吳圍徐中國之人延頸企踵以望晉人出師一

大創治之晉之君臣儻然一無所問方且加兵於弱小無罪之

國為逐利自私之計家鉉翁詳說○晉既失伯楚滅中國淫殺諸侯

皆莫之恤而有所事於鮮虞其無能為可知矣程端學本義

昭四年楚執徐子伐吳滅賴五年伐吳六年伐吳八年滅陳十一

年誘殺蔡侯滅蔡用蔡世子有十三年楚弑其君虔

錢氏說見書弑總論

昭四年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趙氏萬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五年舍中軍 叔弓帥師敗莒師十三年又帥師圍費

敗莒 日講說圍費高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五年舍中軍 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汪氏朱氏說見書軍制

昭五年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公至自

晉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公如晉而受莒邑惡季氏之專程端學本義引高氏○鄭說見莒魯交兵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趙木訥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余

按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氏專之也黃震日鈔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泚盟

定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田

見書平門昭七胡氏戴氏說定十劉氏說

昭七年暨齊平叔孫婁如齊泚盟定十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泚盟

定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

直解說見內特會門定十

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于陳

定六年鄭滅許 哀元年許男從楚圍蔡十三年許男成卒葬許

元公不書許男歸國

張氏自超說見書歸門昭十三

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是月君母歸氏薨蒐事不中輟晉叔向聞之曰國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感國不忌君公室將卑矣春秋繼夫人薨而書大

蒐以同在此一月之內也家鉉翁詳說 ○夫人未葬而大蒐與昭公

甫葬而大蒐其惡均也昭公在喪不應出蒐定公在喪不應出

蒐書大蒐大雩季氏僭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胡氏說見書蒐門

昭八年楚師滅陳圍陳不書 十一年夏楚棄疾圍蔡冬楚師滅蔡

方氏說見書圍門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冬公子愁出奔齊 十三年春

叔弓帥師圍費

公不至而復趙姜說愁出奔姜說見季氏專魯門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楚弑歸獄于比齊弑歸獄陳乞二高氏說見書弑門哀六張氏

說見昭十三方氏說見書入門哀六比書公子陽生不書公子

張氏說見公子貶不書氏駁辨門哀六

僖晉里克弑其君卓文十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齊人弑其君

商人襄二衛甯喜弑其君剽哀六齊陳乞弑其君荼

昭二十三年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張氏說見大夫相殺門

昭十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二十三年春晉人執我行

人叔孫舍

書兩執抑揚予奪之意自別於書法之內姚舜牧疑問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楚棄疾既不內爭晉乃自隳其伯業不復合諸侯以張中國之

勢而區區伐鮮虞以取故齊欲爭伯亦不能合諸侯以繼桓公

之業而區區伐徐以取賂春秋比書著其無能為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二十二年伐莒二十五年公孫于齊二十六

年公會齊侯等盟鄆陵

伐莒盟鄆陵張氏說見齊景爭霸門公孫于齊

昭二十宋華亥等出奔陳二十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自宋南

里出奔楚 定二十宋公子地宋公之弟辰等出奔陳又自陳入于

蕭以叛四十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定三十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陳止齋說見大夫出奔門昭二十二

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 二十三年叔孫舍如晉破執

高氏張氏說見執大夫門

昭二十二年夏王室亂 二十五年夏會黃父 秋公孫于齊

齊侯唁公于野井 冬宋公佐卒于曲棘

子朝篡立天王出居諸侯不急為王室謀而但使大夫為會又逾年而不見出師定亂其罪大矣夫邦君之失國與天王之出

居事之輕重義之大小有間矣說經者乃以齊侯之唁公為有

禮以宋公之卒曲棘為急義以王室論之則皆罪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二年劉于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 二十三年天

王居于狄泉 二十六年入于成周

趙氏萬氏高氏張氏說見書以門

昭二十一年劉單以王猛 居于皇入于王城 昭二十一年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

子朝

二十二年汪氏說二十三年方氏說見書王子門

昭二十二年劉單以王猛 居于皇入于王城 王子猛卒

稱王猛劉家趙陳顧說稱王子猛胡孫張高說見書王子門

昭二十一年王猛書居于皇入于王城 二十二年 敬王書天王居于狄泉宜

立者不言立 王子朝不宜立者書立

胡傳見書立門立王子朝

昭二十三年春晉人圍郊 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趙東山說見書圍門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秋公孫于齊 冬叔孫舍卒 宋

公佐卒于曲棘

何以見宋公之卒曲棘為如晉謀納公之行邪以前書叔孫如

宋也舍聘宋而宋即謀納公則知舍之乃心公室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于齊 冬十月叔孫婁卒

叔孫之司馬驪戾助季氏昭子不與聞所以內慊祈死繼公孫

而書婁卒言婁為公死也家鉉翁詳說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 二十六年公圍成 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氏趙氏說見內邑書圍門

桓十鄭伯突入于櫟 襄二衛侯入于夷儀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萬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公薨于乾侯條下

桓十鄭伯突入于櫟公會宋公等于袤伐鄭十六會宋公等伐鄭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會

齊莒邾杞盟鄆陵二十七年晉士鞅等會于扈二十八年公如晉

次于乾侯二十九年鄆潰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

張氏自超說見季氏專魯門公薨于乾侯條下

昭二十六年公圍成公會齊侯等盟鄆陵 定七齊國夏伐我西鄙

家氏說見齊魯交兵門定七

昭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方氏說見書以門

昭二十九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

葉氏酉說見季氏專魯門昭二十八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

城成周

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公在乾侯而大夫出會晉侯之令固行於魯也

定元年公即位 四年公會召陵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方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定四汪氏趙氏高氏說見書公會之下

又書公及門 定元年秋七月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張氏說見前昭十一年歸氏薨大蒐

定四年晉會召陵侵楚 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 十年晉趙

鞅圍衛 哀七年晉魏曼多侵衛 十年晉趙鞅侵齊

方氏說見書侵門侵鄭衛又見書伐門定五趙鞅伐衛直解說

見書圍門圍衛

定四年春會召陵侵楚 秋楚人圍蔡 冬蔡侯以吳子敗楚

五年夏歸粟于蔡

柏舉之役吳之力也而蔡侯以之是亦蔡侯之力也竟收入郢之捷以伸召陵之志夫昭侯者世子有之子於父為孝子於諸

夏為功臣書歸粟于蔡天下義是舉也 羅喻義野編

定四年公會劉子晉侯 等 于召陵侵楚 冬蔡侯以吳子及楚

戰

家氏趙氏牛氏說見以師門

定四年晉會召陵侵楚 吳及楚戰入郢

劉黃顧說見晉楚爭盟門侵楚趙說見吳楚交兵門

定四年春三月會召陵侵楚 夏四月蔡滅沈 五月盟皐鼬

家氏說見書滅門

先書會于某地後書伐某國 如桓十五年會于袤伐鄭 先書伐某國後書會于

某地 如襄十一年伐鄭會于蕭魚 皆會而不盟 盟則皆書在侵伐後 如成七年救鄭

盟馬陵十七年伐鄭盟柯陵襄九年伐鄭盟于  
歲十一年伐鄭盟亳北十八年同圍齊盟祝柯  
皆盟而不會 先  
書會于某地繼書侵某國又書盟于某地惟召陵舉  
書公會侵  
又公及盟

葉氏酉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伯國會盟先日後凡書諸侯盟于某  
邱如葵或曰同盟于某  
邱如平

定四年書公會諸侯于召陵又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汪趙二陳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定四年春晉侯會召陵侵楚 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趙氏說見晉卿專國門伐鮮虞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冬蔡侯以吳  
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以沈之故圍蔡晉不能以蔡之故致師於楚乃有事鮮虞晉  
為不義矣春秋書此於楚人圍蔡之下蔡侯以吳子戰柏舉之

上以著蔡屬楚者屢世一旦夫不正以從正及被楚師之圍晉  
不能救以致不得已而轉託于吳則非蔡之罪而晉之罪也  
張

超宗朱 辨義 ○葉氏酉說見書公會之下盟又書公及門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昭十二年楚滅陳蔡不能救而伐鮮虞今又不能救蔡而伐鮮  
虞其事一也 李廉 會通 ○蔡以一裘故拘于楚三年歸而從晉於會

滅沈於行楚肆忿而圍之其勢亟矣晉宜救焚拯溺而乃與衛  
共伐鮮虞避強陵弱舍急趨緩 洪咨夔 春秋說 ○晉伐楚則利在諸侯

伐鮮虞則利在六卿故楚圍蔡不救而中山是伐比事書之而  
晉卿保利營私不恤國事之惡著矣 日講 解義

定四年冬吳入郢 五年夏於越入吳

哀十三年夏會黃池 於越入吳



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爭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高閏集注○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之事可以為戒矣始書於越入吳于吳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于于黃池之後其虛內事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著明哉吳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強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因事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劉基誠意伯集

胡傳張說見吳越交兵門哀十三年

定十四年冬吳入郢 五年夏於越入吳

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程瑞學本○顧氏張氏說胡氏說見吳越交兵門定五年哀十三年○

吳方入郢越已入吳螳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也楚越吳之強使非其自為牽制中國當益微矣洪咨夔春秋說○吳方逞志於楚而越即得志於吳禍福相乘之機固如此哉故曰謀人者先自謀攘外者無忘內余懋學蠡測

定六年城中至哀五年城書城邑七 哀十一年書伐我二

高說見內被兵門哀十一

定七年齊鄭盟于鹹齊衛盟于沙 八年晉侵鄭遂侵衛

趙氏說見書侵門定八

昭二十五齊侯取郟二十公圍成公會齊侯等于鄭陵定八兩書公侵齊

張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定八

定九年齊衛次五氏 十年趙鞅帥師圍衛

趙氏家氏說見書圍門

定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田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墮

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冬公圍成

以魯之削介於盛大之齊制於富彊之三家久矣一用孔子齊

人歸其侵疆三家墮其私邑豈非禮義由賢者出哉張大亨通訓

定十二年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十三年夏築蛇淵圍

君令不行於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強臣據邑

公親帥師徒圍之不能克而返正恐懼修省之時也奈何築圍

娛樂比事書之定公失君道矣不足與有為矣劉基諫意伯集

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圍 大蒐于比蒲

三桓竊國軍政而築郎圍以娛昭公公為所愚而卒見逐今魯

用孔子以王道化齊而歸田以王道用魯而墮邑公室之張日

可俟矣乃定公庸弱而孔子行圍成不克歸而以圍為樂兵柄

仍歸臣下故築圍大蒐比書於冊君荒臣橫故態復作興復無

望矣御纂直解○春秋三書圍成築鹿圍昭築郎圍定猶以為未

足而又築蛇淵圍晉楚之爭既息齊鄭之盟既堅君臣之間樂

其所樂也春秋五書蒐昭一蒐于紅再蒐于比蒲三蒐于昌間

定又有甚焉而比年兩蒐于比蒲公室外虞強晉之加兵三家

內患叛臣之圖已君臣之間憂其所憂也內政不修而事荒於

觀游志瀆于師武蓋未有不愛民力而猶惜民命者也宜乎夫

子之道卒不可以行歟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二年蔡遷于州來 六年吳人伐陳

張氏說見吳楚交兵門哀六

哀三年夏地震 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許氏說見書城門

哀四年春盜殺蔡侯申 蔡公孫辰出奔吳

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

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陳傳

良後○書辰奔于蔡侯被殺之下非辰與聞乎弒則必事有相

連者鄭玉闕疑

哀四年宋人執小邾子 七年宋人圍曹八年宋公入曹

李氏說見書執諸侯門哀四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齊陳乞弒其君荼

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襄十九年齊國夏及高張

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誠深矣陳傳良○親臣去而

國體輕國體輕則君德降故必奔高國而後陳乞之謀得肆呂本

中集解○盜國者必骨肉垂而後行其謀弒君者必肘腋去而

後動於惡景公屬嬖妾之子荼於國高使立之荼既立陳乞偽

事國高而交鬪於諸大夫使謀先發而高國奔高國既奔陽生

入而荼弒使高國不奔陽生未可入荼未可弒也荼不弒國不

亂陳不可得齊也逐高國而荼弒齊國世亂而田氏有齊矣洪咨

夔春○古之賊臣將有無君之心必先翦其羽翼而後動於惡

而翦其羽翼莫急於世臣蓋世臣與國同休戚而亂臣賊子以

為不便而亟除之高國之為世臣於齊久矣二臣不奔則荼未

必弒陽生未必入而陳乞亦未必得政於齊也為之反間以構

其怨逐之則君側無人而吾莫之忌矣春秋書陳乞弒其君荼

係於二子來奔之下見國家不可一日無世臣然則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者豈真譏其挾天子以令諸侯如胡

氏說乎夫亦謂王猛之不可無二子云爾楊千庭質疑○先書二卿

之奔於弒君之前以著難所自作而國高不能衛上委君而逃之罪亦見矣日講○高國受命立荼二子不去荼不可得而弒乞之謀高國為弒君計也故書奔於弒前葉酉○許氏王氏說見大夫出奔門

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入立皆乞主之與楚比異書乞弒從實錄非歸獄也而比書歸此書入者一奉於國人一匿於乞家難易勢殊也高澗然釋經

○陽生與楚比所坐異何也比實弒也則坐比乞實弒也則坐乞陽生不弒而實與聞乎弒也則首書齊陽生入于齊郝懿行說略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鄆 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魯俯首奉吳令鄆會百牢輸之惟謹何怯也至於執邾君若虎

豹之噬羊豕何壯也役于強而虐夫小比事書之可見黃仲炎通說參

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

哀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八年歸邾子益于邾

歸邾子張氏鄭氏葉氏說見書歸門

哀七年公伐邾入邾十一年兩書公會吳伐齊十二年公會黃池

七年洪氏十一年方氏十三年顧氏說見季氏專魯門

哀十年春齊侯陽生卒 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夫差伐齊聞陽生之死而旋師趙鞅乃於此時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視夫差有愧矣書齊侯卒而繼以鞅

侵所以貶也家鉉翁詳說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冬十二月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一月有星孛

于東方十二月螽

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

張洽集注引許翰

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吳子一出為黃池之會而楚議其東越議其西三敵鼎立而吳

為彊楚越忌之故乘其出則爭襲其後也觀乎此可以為逞兵

怙彊者之戒聖人書黃池之會而繼書楚伐陳越入吳之文因

事屬辭垂戒遠矣趙鵬飛經筵○胡氏說見吳越交兵門○楚方強

中國莫之制天以吳制之吳方強中國莫之制天以越制之春

秋於夷夏消長之故必謹其微而詳其變三者先後相乘盛衰

相續吳會黃池楚伐陳越入吳並見於一年其變甚矣洪咨夔春秋說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張說見公至門

春秋左傳句解

卷五十一 前後一事比屬之義

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七終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八目錄

書大

書初

書遂

大夫二事專事書遂

晉公羊說辨

大夫出奔書遂

譏歸父逃命辨

公行書遂

兵事書遂

不書遂

書弗

書猶

公羊生事說辨

書事非一例辨

譏祭公專不反命何程劉胡說辨  
公子結矯命辨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

侵蔡遂伐楚胡傳說辨  
遂城虎牢公羊說辨

猶朝于廟公穀說辨

書其 書于 書且 書克弗克不克 書不肯

書乃書而 穀梁范注辨

書以 以師以叛以奔以歸俱另門

書會書及書暨 及姜戎杜注辨 宋辰及佗疆叛胡傳辨

內大夫與外大夫偕行不書及 汪氏說辨

書與

二國二邑二地書及 二邑公私大小公穀說辨 雉門及兩觀

二地不言及 公邑私邑辨 桓僖敵辭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八

錢唐張應昌學

○書大

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夫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

顧也 胡傳莊四年 ○餘見祭祀書雩門總論

大雩大蒐大閱大事于太廟詳見僭禮門蒐狩門祭祀門不重錄

大水大旱大災大無麥禾大饑大雨雪大雨雹詳見災異門不重

錄大有年見另門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

胡傳見上胡氏甯說見失地之君變例門○大去者如荀偃云

大還婦人見絕為大歸蓋凡物盡棄不顧往而不返也 汪克寬纂疏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常也非常為大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異於常故

書俞舉釋義

○書初

以此為始之謂初如稅畝後世遂用之以為常以此為其始耳蕭楚辨疑

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也李廉會通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稅畝焉故皆書曰初

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時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王應麟困學紀聞

隱五年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穀梁初始也○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

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

之僭也程子經說○彙纂案黃氏張氏說見僭禮門

宣十五年秋初稅畝

公穀杜氏說見田賦門○書初稅畝志橫征之始也三代制田

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周盡為人君者苟

能謹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既不能修

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蟥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

饑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

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邱甲而賦民之力有加於

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

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邱賦魏文侯則增祖

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不復豈非宣公首禍

以致然乎顧棟高大事表○邱甲田賦不書初者由稅畝而作邱甲馴

至於用田賦乃法弊之究非法變之始也高樹然釋經哀十二年○書初

之意蓋以初之所拘疑若一時之暫耳而後之沿襲必假是以

行其無藝之斂也漢武紀書初算車商初算緡錢初榷酒酤卽



此意洪咨夔春秋說此條注引咨夔平齋集 ○胡氏甯說見魯禮改革門

○書遂總論公羊生事說辨 書事非一例辨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尊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議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善惡如此相遠東坡文集為天子之臣而專天子之命為諸侯之臣而專諸侯之命以王法正之皆春秋所誅也故二百四十二年書遂者十有九雖事各不同大抵譏其專命自恣而叛王法也然其間興霸一時攘僭亂正中夏立

諸侯之顯功雖得罪於名義而就春秋以論之亦衰世之幸不可謂全無取焉何則事有可遂者有不可遂者貳國君之命重侵滅之惡救難而次取邑而城若此之類是不可遂者也聲兵威以抑強敵合同盟以扶弱國若此之類是可遂者也事不可遂而春秋不誅何以懲後世之僭事可遂而春秋不與何以勸後世之功考當時之事而較其善惡利害則褒貶輕重之義可得矣沈棻比事聖人之於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為國媒患而招後悔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為臣子者度義而行不敢妄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有罪之者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入鄆遂滅偃陽之類罪之也蕭楚辨疑

公子遂之如京師本以如晉之故而後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師為遂事而以如晉為遂事者以明聘王之事為大也成公之如京師本以伐秦之故而後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師為遂事而以伐秦為遂事者以明朝王之事為大也皆所以存人臣之禮也趙汭金鎖匙

遂者兩事之辭春秋君臣之出因彼及此皆書曰遂記事之宜非例所加公羊曰遂者何生事也不盡然矣馬驥左傳辨例

遂者繼事之詞先儒謂有歸重之意如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十九年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僖四年遂伐楚十五年遂次于匡二十八年諸侯遂圍許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成十三年公自京師遂會伐秦襄二年遂城虎牢襄十年遂滅偃陽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上鞅侵鄭遂侵衛其本意皆不在前事謂其有歸重之意是則然矣

而亦有不盡然者如僖六年諸侯遂救許文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郟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豈可謂其本意在後事乎至如文十五年齊侯侵我遂伐曹宣元年楚鄭侵陳遂侵宋襄十三年季孫救台遂入鄆昭四年楚伐吳遂滅賴諸所謂遂者皆踵前事而加甚之謂不可作一例解也葉西堯遺僖六年

○大夫二事專事書遂譏祭公專不反命何程劉胡說辨 貶公子結矯命辨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蘇轍集解

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王后公子遂如周及晉皆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勝而及齊宋盟專繼事者也蘇轍集解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



可者謂救危除患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

劉向說苑

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

春秋書遂事者十九而內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乃

受君命而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

盟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也然結之遂盟致

三國之伐乃禮樂之事事雖有害而意猶公也宿之入鄆乃征伐之

汪克寬纂疏襄十二年

事事雖有利而意則純乎私矣於惡之中又有惡焉

凡書遂有以二事出者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祭公來遂逆王后于

紀是也有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公子結勝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

日講解義僖三十一年

公盟是也其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公羊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

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穀梁遂繼事

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畧之也○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

之辭先來見魯君然後向紀知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魯命

而往迎也孔疏○王使魯主昏故祭公來受命而迎也凡言遂因

上事生下事之詞也而胡氏謂祭公論道之官不宜使之輕而

祭公緣此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

為罪是於無過中求有過也祭公既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焉

此非翬帥師之類也何專之有徐學謨春秋億○祭公受王命問期于

魯并逆后于紀耳未有無王命而敢專行者獨書曰來正見非

有聘問之事即為逆後來耳日講解義○天子使同姓主昏早已

命魯矣非逆后時方有是命也以魯為主人則當受主人辭命

祭公來者既告于廟受命于魯以逆之也或責其不反命若反

命仍王自主昏矣杜解甚明遂者迅速之謂祭公來魯受命遂適紀逆之無所為專也故傳以為禮姜炳璋讀左補義○祭公銜命將

逆后於紀而先來魯也遂者繼此而遂行之事有美惡並得言

遂非譏祭公不反命也焦袁煊闕如編○書遂逆者天王使魯主婚祭

公過魯問期即如紀逆也以來魯本意原為逆后也胡氏引劉

敞說以專命不報為祭公罪不確葉酉究遺○趙子常駁舊說顧復

初駁何休程子說毛氏陳氏說見昏禮逆后門○愚按舊說皆

以書遂為譏惟趙子常不然獨得策書大體而曰講解義及

毛氏陳氏姜氏顧氏焦氏葉氏均發明之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書者為遂事起也結媵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孫復尊王發微○鄆

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以私事之

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程子經說○使結

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况無益而有害乎

呂本中集解○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遂如晉襄公

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

兵事而專甚矣李廉會通○說穀梁者以為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

君命左傳注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張氏吳

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

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

之微者矣微事不見于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爾若齊宋

之盟出于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

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汪克寬纂疏○結為送女而出行至於

鄆聞齊宋謀伐魯矯君命及齊宋盟非君命故不書公子結及

齊侯宋公盟于鄆焦袁燾闕如編○舊說貶結皆誤也諸儒矯制之說

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翬溺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

鄭詹非因鄆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

也鄆之盟即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固非

嘉之而稱公子亦非惡之而稱遂及也李惇羣經識小○按諸家皆以

為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貶之惟范甯穀梁注云魯實使結要

二國之盟未審得盟與否故以媵婦為名也洪氏咨夔葉氏西

從其說謂魯以背盟納逋之故懼討假媵事以請盟于鄆遂者

繼事之詞盟乃出於公意亦可備一解○又按舊說皆貶結李

氏惇獨異而論通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穀梁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范注遂固受命如京師

如晉不敢同周於諸侯使若公子遂自往然○如京師報宰周

公因聘于晉不專受命如周辱周不敢使並命也若云公子遂

如京師如晉是同周於諸侯而不尊天子也范注引鄭元起廢疾○既命

聘周又命自周聘晉故曰遂注杜○冢宰兼三公而來聘天王之

禮意莫厚焉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

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胡傳○如曷以遂言疾不專於王也遂

如京師拜周公之聘也因是而往聘晉焉非尊天子之道也葉

傳○此條與公如京師遂會伐秦皆是王事書遂此本以二事

出春秋則以如晉為遂事不敢以王事同于伯事也彼本以伐

秦出春秋則以伐秦為遂事不欲先伯事而後王事也李廉會通○

晉文方強諸侯畏之蓋實使聘晉而因宰周公之來並往報焉

春秋不可先晉而後京師故曰遂孫覺經解○遂者繼事之詞而有

歸重之意蓋著其本意在聘晉因周公來聘故使道如京師以報之此春秋誅意之法也

葉西究遺

○張氏曰文八年公子遂盟盾

未幾遂盟雒戎不以遂事言者為其雒戎所以別之以示內外之辨即文定明族類別內外之說然則如京師如晉何獨以遂

事言而不為君臣上下之辨乎如京師如晉以遂事言者罪其以二事出也以見王事綦重不可以二事出魯不尊天王而以

周下等於晉為不嚴天王諸侯之分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此不可責僖公已甚大夫無遂事戒非君命而專為之也如京

師遂如晉者自上而遂乎下也春秋之世諸侯專霸國而後王室久矣而僖公於此拳拳焉既朝王所又聘京師其遣使也又

謹所先後如此是時為此者鮮矣若意其遣使京師必有故于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

許翰襄陵集答人論春秋書

○愚按此

論獨異要之譏焉幸焉兩意皆具於春秋忠恕之旨皆是也

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趙子曰此亦受君命而往何得指大夫也

又云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啖子曰按僖公未失政此說

非也

陸淳辨疑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遂繼

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書季孫宿帥

師救台著正也書遂入鄆著非正也救台者承君命而禦侮也

因救台而入鄆者非君命遂已私也據事直書褒貶之義見矣

湛若水○遂者專行不忌之辭惡宿之擅權而公不得為政也

正傳○救台入鄆宿固有遂事之罪然亦憤莒之見伐不已

日講○救台入鄆宿固有遂事之罪然亦憤莒之見伐不已

晉悼釋之不問激而為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遂者繼事而加甚之

辭也穀梁傳言是也葉西究遺○汪氏說見前總論

○大夫出奔書遂譏歸父逃命辨

宣十八年冬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穀梁遂繼事也○書遂著聞亂而奔之迹非若公孫敖奔莒之

前定也或以為譏逃命則敖之奔何以不書遂高澗然釋經

○公行書遂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本與夫人俱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

隨至齊故曰遂杜注○書法見公之禍起於姜氏也沈棻此事○曰與

曰遂繼事之詞也會不言公及夫人則如齊曷為以繼事之辭

言之會公之志也如齊非公之志也見公制在夫人也趙涉集傳

文七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郛

穀梁遂繼事也○遂城郛重勞民也孫復尊王發微○僖二十三年取

須句雖得而不能守至是復伐取之然此書春伐邾又書三月

甲戌取不與僖公同文者蓋恐邾爭未敢遽取逡巡而後取之

雖取猶畏邾之難故遂城郛以備之既伐國取邑又從事城築

之勞疲弊師旅不恤民力書遂所以甚公之殘民不仁也沈棻此事

○兵事書遂侵蔡遂伐楚胡傳說辨遂城虎牢公羊說辨

春秋兵事書遂者胡氏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

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事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

專繼事而不善則深譏其暴獨遂救許為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也

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李廉會通僖四年

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速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憤兵無

兵事書遂

已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非他國遂伐之比汪克寬纂疏僖六年

陳氏曰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

蔡但書救鄭八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但書侵蔡之類苟悉書也則

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天下之大故也書遂有三義有以遂為功者

若遂伐楚遂次于匡之類是也有以遂為罪者遂滅偃陽遂滅賴之

類是也有遂事與本事等者侵陳遂侵宋侵鄭遂侵衛之類是也其

不書者或非義所存或非力所及事不足記也趙汭屬辭

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偃陽

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顧棟高大事表偶筆

遂者繼事之通辭有截然二事者有二事而一私一公者有一旁一

正者皆所以著事實若連為一事則不書如會袤伐鄭會召陵侵楚

是也高澍然釋經僖四年

葉氏說見前書遂總論

僖四年春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

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據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

但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及沈但書侵蔡之類苟悉書

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楚入春秋浸強

矣而諸夏之交兵不及楚也桓公有志於伐楚而以侵蔡召諸

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侵蔡遂伐楚以志齊桓之伯侵

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強足以見夷夏之盛衰矣陳傅良後傳○蔡

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於附楚之蔡蔡衆

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也張洽集注○先儒譏遂為專

然乎曰無譏也此與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溫而諸侯

遂圍許與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之遂同義程端



學或問 ○不戰而屈人此節制之師須深玩一遂字書侵書遂伐

書次師皆春秋所深與者攘夷安夏一匡天下在此不得猶譏其專也姚舜牧疑問 ○齊桓侵蔡遂伐楚以蔡近楚遠有事於楚道

先由蔡也楚莊侵陳遂侵宋以陳近宋遠有事於宋道先由陳也姜寶事義全考 ○胡氏以書遂為專按桓伯莫切於攘楚養銳乘勝

楚之摧抑於是為始此舉係天下大勢桓之假名義不待於此時責也黃永年南莊類稿 ○胡傳云齊不請命擅合諸侯書遂伐楚譏

其專非也桓公陽怒蔡人出其不意以諸侯之師臨楚書遂者所以志其行師之次虛實之變著桓公管子之本謀耳何以知

侵蔡之本為伐楚也自管子用齊侵伐未有用大衆者諸侯之師未有聯數國者蔡小國耳何至勤天下之師哉然則齊不請

命無譏乎諸侯擅與久矣桓之不請命亦前此矣豈侵蔡非專

伐楚而後為專乎方苞直解 ○侵蔡之謀一託師名以誑楚使之不

備一揚兵威以讐楚使之自屈書蔡潰遂伐楚著桓本謀也高澗然釋經 ○遂者繼事之辭而有歸重之意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

也葉西究遺 僖六年夏公會齊侯等 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此見桓公之急于義張洽集注 ○伐鄭義也救許亦義

也書遂美其赴難之速也家鉉翁詳說 ○葉氏西說見前總論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 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

侯之大夫救徐 穀梁遂繼事也○許氏曰遂救許遂之善者也以其進也遂次

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止也李廉會通 ○畏楚不敢進師書曰遂

次有救徐之名無及事之功也沈棐比事○葉氏駁舊說見書次門

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等于溫諸侯遂圍許

穀梁同上○會溫本欲討許然既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歸元

咺而後圍許故書圍許為繼事吳澂纂言○齊桓圍鄭討其逃首止

之盟晉文圍許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圍非美事而桓文之

圍為王室計故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汪克寬纂疏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同上○遂者得復而行不歸國杜注○春晉侯執曹伯界宋

人非以治曹假之以怒楚也及敗楚師則曹伯宜釋之矣其間

諸侯再會再朝實天下盛舉曹非不欲也而晉侯不釋而俾之

與會蓋亦過矣故纔獲歸曹聞諸侯之圍許問不朝之罪遂整

兵以會圍焉趙鵬飛經筵○晉文圍許以王命討叛諸侯服從故曹

伯得歸即會圍書遂會諸侯圍許見曹不敢即楚也曹其公與

楚久矣今不即楚而遂會諸侯急於從霸可知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文十五年冬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侵魯猶可也曹何負于齊哉徒以曹伯嘗兩朝魯為魯與國也

所謂小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趙鵬飛經筵○兵事言遂必天

下大故也此齊始敗夏盟也晉靈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

汲焉固結之猶有屬也而齊為亂階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

書之也傳曰謂諸侯不能也是故入郛皆不書據隱五年郛鄭伐宋入郛之類

於齊特書之陳傅良後傳○陳氏云兵事書遂必天下大故此語有

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特筆此師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

之侵鄭遂侵衛矣外兵事書遂者三齊獨兩見焉晉之失霸非

齊為之歟李廉會通○葉氏西曰遂者繼事而加甚之辭見前總論

宣元年秋楚于鄭人侵陳遂侵宋

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

於是始也故謹書之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

屈建同盟于宋列國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

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陳傳

傳林堯○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長後

稱陳靈受盟于晉楚師本爲陳起因陳而及宋書曰遂者繼事

而加甚之辭也葉西○沈氏說見晉楚爭盟門究遺

成十三年夏公自京師遂會晉侯等伐秦

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爲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爲重存人

臣之禮也胡○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本會晉伐秦道過王

畿不得不朝舉其可道者志敬也然上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

京師遂會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乃志其不敬也高

集注○三傳皆不言經意公本以會伐秦道過京師而朝也觀上

文書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則公之行爲伐秦明矣因戰伐之事

假朝王之禮此春秋所宜誅絕也而夫子婉其辭以書之若真

如京師者疾當時諸侯不朝天子而幸其一見於衰世故公之

行雖不主於朝而春秋之文使若正焉見聖心切切然在尊周

也沈○魯十二公未有能行朝覲之禮者然不可不一示其

意故因伐秦之役大書于策曰公如京師繼卽書曰公自京師

遂會伐秦聖人之意可見葉西○李說見大夫書遂僖三十年

襄二年冬會于戚遂城虎牢

遂者繼事之辭會畢而城之也前會于戚孟獻子已有是謀知

武子未敢專於是歸告晉侯言之於齊帥諸國而舉是役非大

夫之專事也鄭玉經傳闕疑○公羊謂大夫無遂事言遂歸惡乎大夫

也恐非鄭自是服中國此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葉夢得公羊傳識

襄十年春會于柤夏遂滅偃陽

左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晉悼不能卻強楚而會吳以滅

偃陽強者不能抑而弱者反見陵豈霸主之事哉書會吳于柤

遂滅偃陽罪其會強寇而弱小國也沈葉比事○汪氏克寬曰偃陽

與柤皆在今沛縣吳入中國之要衝柤之會蓋謀滅偃陽而逼

吳也按此說極合情事惟為滅偃陽而會故書曰遂所為繼事

之詞而有歸重之意也葉西先道○姚氏高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杜注○其書遂何齊始伐盟主也自袁婁以來齊世

從晉于是始叛則晉霸衰而諸侯貳矣陳傅良後傳○言遂者齊莊

本意在伐晉而伐衛以先之亦猶齊桓本意在伐楚而侵蔡以

先之也討從楚之與國而後討疆楚善之大者也伐從霸之與

國而果於陵霸主惡之大者也春秋之書遂其中有大美惡焉

汪克寬纂疏○伐衛遂伐晉志不在衛也李廉會通○齊侯伐晉助樂氏

也而先伐衛何也晉霸國之餘齊人畏之以伐衛為名及衛地

而後移師向晉故書遂以著其行兵之次虛實之變與侵蔡伐

楚之師同若以兩事出則當從侵曹伐衛之例再書齊侯而不

言遂矣方苞直解○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齊納樂盈不遂

利晉之難而伐之意不在衛也葉西先道○張說見齊晉交兵門

昭四年秋楚子等伐吳遂滅賴

穀梁遂繼事也○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遂事

之正也楚虔怙其疆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以誅也

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家鉉翁詳說○遂者

繼事之辭執齊慶封為伐吳一事故不書遂滅賴與伐吳為二

事故書遂高澍然釋經○遂繼事也著其暴也伐吳滅賴書之詳而

不殺者傷中國失伯蠻夷為禍烈也牛運震傳○書楚靈之遂滅賴

與書晉悼之遂滅偃陽同非予楚靈之同乎晉悼也罪晉悼之

同乎楚靈也春秋固嚴於治楚又何嘗寬於治晉哉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其言遂晉始伐與國也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

鄭衛迭叛晉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魯亦叛晉矣陳傳良後傳

○晉忿鄭衛叛已故也然是時晉卿專國實鞅為之春秋非特

惡鞅之專且見晉國衰微權不在君致諸侯間晉而相攜貳也

沈棻○成二年楚鄭侵衛不書遂侵我十五年楚子侵鄭不書

遂侵衛雖十六年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亦不書也

必若鄭衛叛晉晉以師兩侵之而後書焉以著諸侯之不復從

晉也汪克寬纂疏○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晉討衛叛意不

在鄭也葉西究遺○是役主侵鄭而侵衛為繼事故書遂即主侵衛

而侵鄭為先事亦於侵衛書遂以遂本兼專繼二訓也高澍然釋經

○不書遂圍陳納頓子公羊說辨

本一事不可分也則不言遂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是也本兩事不相及也亦不言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壬午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必由

此事而及彼事者始得言遂戴祖楨五測

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

雒戎盟于暴

左襄仲會晉趙孟報扈之盟遂會伊維之戎○盟于衡雍盟于  
 暴一公子遂耳壬午乙酉四日之間而行二事于經可以言遂  
 也然不曰遂者衡雍之盟與暴之盟皆受命於君而後行事非  
 繼事之謂是以不曰遂也孫覺○二盟皆公命也何以知其皆  
 公命也以其書雒戎之盟與書趙盾之盟一也蘇轍○會晉之  
 三日而會雒戎疑若專命者然不以專命書則知兼命以出也  
 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如京師遂如晉此專命之辭也壬午  
 盟于衡雍乙酉盟于暴結日定期而後行此兼命之辭也張大  
亨通○盟盾未幾遂會雒戎不以遂事言之所以別夷夏也張洽  
集注  
 以上大夫出疆不書遂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非因前生後故不言遂孔○不

言遂者圍陳所以納頓子也公羊曰兩之也非也兩之當再言

楚人孫覺○楚圍陳納頓子書法如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蓋

一事爾汪克寬○不言遂非繼事郝懿行○圍陳以納頓子也

使為二事則當為更端之辭如侵曹伐衛之並舉晉侯矣方苞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陸淳○不言

遂者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爾孫復○將以動楚也

故先侵曹侵曹而楚不出則又伐衛蓋二事爾豈可書遂哉再

書晉侯非褒非貶即事之實書之耳趙鵬飛○既侵曹乃謀伐

衛非以侵曹之師遂加之衛故兩言之黃仲炎○齊桓本以伐

楚出而侵蔡為兵端故書侵蔡遂伐楚本以伐鄭出而救許為

繼事故書遂救許晉文本以二事出不得書侵曹遂伐衛也再

書晉侯文當然耳公子遂盟趙盾維戎兩事再書即此義方苞直解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圍陳即所以納頓子也不得言遂故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伐楚即所以救江也亦不得言遂故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戴祖啟五測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晉侯等高澍然釋經于召陵侵楚

是役以伐楚合諸侯聯侵會為一事故不書遂高澍然釋經

又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

鄭吳入郢

不書遂戰入本一事也晉郤缺伐蔡入蔡不書遂更曰吳中有閒事也高澍然釋經

以上兵事不書遂

○書弗 書不

曷為或言不或言弗不者正辭也弗者遷辭也劉敞傳桓十年

不者直不為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辭非直不可為也晉人納捷菑于

邾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辭非世子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鄆

弗及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鄆齊地公不能謹邊侯齊人來侵而不

覺既去而後追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進使齊兵眾未遠邊鄆

有伏能保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行師之

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為之則曰不不告月不視朔之類是也蕭楚辨疑

齊侯弗及盟以有辭遷公追齊師弗及以有畏遷晉納捷菑弗克以

義遷高澍然釋經桓十年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穀梁胡氏見盟書弗遇門

僖二十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弗左作不

穀梁至鄆急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弗及內

辭也○其言弗及何弗者遷辭也為畏而弗敢及使若不及然

劉敞傳○所謂弗及者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故

諸侯之恥莫甚乎以一國畏矣劉敞意林○弗及左氏作不及公羊

穀梁作弗及當從二傳弗及可及而我不及也善用師者量敵

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追而弗及有畏齊之志焉葉夢得傳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趙氏云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微旨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公穀王氏汪氏說見書弗及盟門○鄆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

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李廉會通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僖五年秋盟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僖二十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僖三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

宣三年春牛死乃不郊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義可從而不從曰弗肯不可從而不從曰不肯邾魯婚姻之國

有莒怨公欲平之挾齊以脅焉義不足以服莒也曰莒人則不

肯者非獨其君云爾葉夢得傳

宣八年冬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成十年夏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成十六年秋會沙隨不見公



成七年夏三卜郊不從

成十一年夏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昭十三年秋同盟平邱公不與盟

文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呂氏說見大夫奉使書復門

宣八年冬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書猶猶朝于廟公穀說辨

春秋書猶三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也三望與繹譏其可已而不已

之辭也朝廟幸其不可已而不已之辭也李廉會通

春秋有司辭而異實者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

也蘇轍集解

春秋書猶一也而其義有二焉亦觀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曰如此

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魯人不

郊而望祭山川春秋書之以猶者以為魯之郊祭已為非禮而況三

望乎書之曰猶所以甚其可已而不已也魯人不告閏月而朝於宗

廟春秋書之以猶者聖人以告月之禮雖不可復見而其朝則猶可

識也書之曰猶所以幸其可已而猶未已也趙汭金鎖匙

僖二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穀梁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猶繹

是不必繹而猶繹也朱子語類○啖氏說見祭祀門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吳氏說見書郊門○猶者贅辭可已而不已也御纂直解○望以

郊及不郊無望可也猶者可以已也牛運震傳

成七年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宣八年夏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公穀見祭祀門○朱子說見上猶三望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為可已之辭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

禮獨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辭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

朱子語錄○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大失春秋之意蓋聖人傷魯

文之怠慢政事若曰朔雖不告而朝廟不廢則告朔之禮猶有

存者即愛禮存羊之意與猶三望猶繹之義不同汪克寬纂疏○夫

子傷周道之殘缺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

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

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

有餼羊者存焉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

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

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

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非矣夫

周禮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

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

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

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

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

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

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

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東坡文集○諸傳以

為可已之詞胡傳以為幸其不已之詞以為可已者謂告朔可

已烏用朝廟何不并此而已之以為幸其不已者謂猶知朝廟之不可已將來尋求禮意復行告朔之禮未可知也諸傳之說

即子貢去餼羊之意胡傳即夫子愛禮之意也朱軾春秋

○書其經不備載

經書其者皆謂其身所有是以臣曰弑其君君曰殺其大夫殺其子弟君與大夫皆國人所有是以稱國稱人亦竝言其焉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言其據君為文謂督弑其君及君之大夫也仇牧荀息同此義也馬驢左傳辨例

○書于經不備載

于者連屬之辭所奔之國與其人本不相連屬也故不書于也歸則必歸其本國故書于也他如公子返國篡君返國及大夫入其私邑者其入皆書于至攻戰而入人之國則不書于葉西充遺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書且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繼事曰遂兼事曰且趙汭屬辭卷十五○按賈服云含贈當異人今一

人兼兩使故書且以譏之孔疏駁之○且猶又也春秋歸含且

贈王引之經傳釋詞○葉氏說見書歸物門

○書克弗克不克

能勝之曰克捷菑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彼故不成納也揚子曰勝已之私謂之克蕭楚辨疑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宣八年冬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書不肯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

穀梁不肯可以肯也○胡傳心弗允從莫能強之者也○肯猶

可也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以大國令小國不從者有二皆特筆以紀之

晉納捷菑曰弗克納魯平邾莒曰莒人不肯皆義之詘勢之窮

也王介之四傳質

○書乃書而穀梁范注辨

穀梁云乃急辭趙氏辨之 日講解義解之見下定十五年

不得已曰乃趙涉屬辭卷十五

乃者而之難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

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下書其奔則知敖以姦無故廢君

命也遂書乃復書至黃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無故廢命者

其罪有間矣日中而克葬日下景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於日

下景乃成葬焉幾於不能襄事故曰乃克則難之兼備又甚矣蕭楚辨疑

僖二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范甯註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傳

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案亡讀存亡之亡亡者不在也亡乎人

言其過不在於人也人謂有司也四卜郊不從乃僖公不敬以

致天譴非羣有司之過故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在

有司而在僖公也成七年乃免牛傳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

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謂其過不

在有司而在成公也宣三年成十年之乃不郊襄七年之乃免

牲傳並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義與此同范注僖三十一年亡

乎人云若曰無賢人也誤也王引之經義述聞

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穀梁全上○汪氏說見書郊門

宣八年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穀梁全上○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若士句之乃還專而合

於義者汪克寬纂疏○蕭氏說見上總論○赦之復不地此日至黃

乃復知非無故而復也乃者有阻之辭與書而復自別高澍然釋經

成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成十年夏四月五下郊不從乃不郊

公穀高氏說見書郊門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穀梁全上

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襄十九年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言乃者士句有難重廢君命之心故見之何休注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亡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疆臣穀梁范甯注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公羊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

也何休注言乃者深言而者淺下是日昃久故言乃○穀梁而

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定十五年日下是乃克葬乃者難辭

承日下是而言也此日而克葬足乎日之辭也日講解義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是乃克葬

穀梁曰乃急辭也案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詳經意譏臣子

緩慢耳陸淳微旨引趙匡○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此言乃者

彼以日中此以次日日昃甚於日中故命辭有輕重耳程端學本義

○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

昃矣故穀梁子曰乃急辭也日講○謹按日講解穀梁急

辭以時而言趙子所謂緩辭以事而言意正同也

○書以以師以叛以奔以歸俱另門以重辭也執衛行人穀梁說辨以者不當以也陸淳微旨引趙匡見宣元年

以之為言所涉甚多劉賈許穎之說不能盡通又云稱以皆小以大

下以上非其宜也案晉以季孫歸非下上也荆以蔡侯歸亦非小

以大也孔疏傳二十六年

用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使也以者用之意也如鄭伯以璧假許

田為鄭伯致勤意在於假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

圍江伐楚冀楚還師自救江圍即解耳是其意在於救江也蕭楚辨疑

師而日以能左右之地也地而日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日以能死生廢

置之也胡傳昭二十二年

稱以所以見情實善惡則存乎其事如劉單以王猛居皇入王城蔡

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安得以為不善方苞直解昭二十二年

桓二年春公會齊侯等于稷以成宋亂

穀梁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為此會而華督之

罪始得無討○魯桓逆黨與督同惡成宋亂者三國也所以使

三國成此亂者魯也穀梁深得聖人之意家鉉翁詳說○趙子駁穀

梁曰言以者明四國同會以成此事何獨言公為志陸淳集傳辨疑

僖二十一年秋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穀梁見上○此傳及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傳

皆曰以重辭也國之所重故曰重辭范甯注○若不言以則執伐

各為一事不見楚人之情焦袁熹闕如編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見書伐以救門

定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見上○穀梁謂以重辭也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按例執行

人皆書何獨重結陸淳微旨引趙匡○穀梁非也執其使伐其國文加

以則見之不加以則不見也乃其理然豈為衛人重之乎劉敞權衡

○以者不宜以也齊討衛則聲其可伐之罪伐之爾何乃執其

行人而侵人之國乎經書之與楚執宋公以伐宋等也孫覺經解

以上會及侵伐書以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

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位未定進退在二子也孫復尊王發微○王

猛之所以居于皇者劉單以之也子朝之所以奔楚者尹氏以

之也此皆非其本意而為入所以之稱呂大圭或問桓十四年○當王猛

之始立二子以王出入難矣及王猛立未幾而卒又立其母弟

名體未白中外猶疑二子獨以身當之周之既衰大臣以宗社

自任若劉單者幾人哉春秋始書劉單以王猛居于皇以王猛

入矜其所遇之難所任之重書以與之非責之也後書天王居

于狄泉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劉單以之所以正嗣王之名體釋

劉單之重權以為時當艱難則當自任以天下之重而不為嫌

王位既定則當退安人臣之分而思所止前後書法輕重抑揚

皆出聖人特筆家鉉翁詳說○未成尊則言以苟成尊則不言以故

敬王居于狄泉不曰以趙汭集傳○天王出入有以之者不書未成

尊則書以莊二十年鄭伯以王處于櫟昭二十三年單子劉子  
 以王如劉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皆不書趙汭屬辭○挈乎  
 大臣言以王猛子朝美惡不嫌同辭又卷十五○以左右之也書稱  
 翼為稱股肱皆左右臣鄰之義所謂以也春秋一書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蓋幸當時有  
 若人左右王猛而王室雖亂可藉以復底於平也後儒不知大  
 義乃謂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曰以者不以者也可  
 不為大舛哉姚舜牧疑問○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以之者猛  
 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  
 知胡傳泥於以之一字以為挾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夫人臣  
 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于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  
 卒以成功告文武之靈斯亦可以免於貶矣而以一字疑聖人

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嚴啟隆傳註○凡書以者美  
 惡存乎其事非皆貶也單劉之以猛為正尹召之以朝則罪矣  
 劉氏敞以單劉為專而胡傳因之陳氏傅良亦謂以非順辭皆  
 謬也當從嚴氏啟隆之說彙纂案○能左右之曰以猛不能自定  
 不能不賴劉單之以也以所當以如劉單之於猛所以表夾輔  
 之功以不當以如尹氏之於朝所以著助亂之罪美惡存乎其  
 事也御纂直解○王猛立未逾年則猶是先王之年以先王臨之  
 大臣宜盡夾輔之力故劉單書以示臣職也敬王立已逾年則  
 當與天下正始故不書以成君尊也又○春秋是非有當通前  
 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寵爭立  
 而王室亂王猛敬王並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  
 泥於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



文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噫是亦過矣  
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  
二子以之乎經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  
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  
既成於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  
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  
著著之於王猛則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為二子之功  
矣萬斯大○公穀二傳謂以者不以者也胡傳謂劉單挾天子  
以令諸侯汪氏謂劉單太專皆非也猛得劉單而後能出入非  
書以無以見事實於事為變而義非逆也方苞直解○敬王居狄泉  
入成周亦劉單左右之而不書以獨猛書之者是時猛在喪且  
未即位劉單挾之可也既天王之而書以不可也高樹然釋經○敬

王不書以者既成之為天王則非劉單所可以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王猛之出與入劉單以之子朝之奔尹氏召毛以之亂實在下

也甘氏則父忠而子叛召盈則事朝而逆王尹同則既奔而旋

復皆反覆詐佞惟單劉奉王不貳勳在盟府其子桓公武公克

平餘孽繼有成勞馬驥釋史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子朝書尹氏以者能制之也陸淳纂例○書法一以字在劉單為襄

在尹召為誅其所輔者正不正而已家鉉翁詳說○子朝作亂兵敗

而奔且奔於僭王之楚罪也然亦黨亂者所致故書以也前立

朝止書尹氏首惡也此兼及召毛其從也久亂王室罪皆當治

也且以見由王寵朝故黨盛也御纂直解○書三子以之罪三子

也尹氏獨欲立子朝則其奔楚曷為兼言召伯毛伯敬王在外

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為之也牛運震傳○不曰王子朝及尹氏召伯

毛伯而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與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

彊出奔屬辭異者著三族怙亂之罪也方苞直解○劉單書以著其

勤尹召書以暴其罪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夫子曰視其所以以

固有善有不善也參姚舜牧疑問萬斯大隨筆高澍然釋經○王氏說見王子出奔門

以上王臣輔立僭奔書以

宣元年春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王下

趙氏說見前○挾齊弑君娶齊女為篡君之婦書以者著其罪

也喪娶固當譏而罪有大於喪娶者棄母於齊取婦於齊春秋

所以誅也家鉉翁詳說○夫人者吾君之配而國之小君也豈大夫

所得以哉翬受命于桓奉之而歸也故以重書夫人至而不及

翬宣公遂之所立也結齊援而請昏者遂之為也成公十四

年而未娶僑如方偈穆姜使請於公以去季孟其亦必假穆姜

之故以亟求於齊故春秋皆特書以見制之在二人也葉夢得春秋攷

成十四年秋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以上卿逆夫人書以

桓元年春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

以上假田書以

○書會書及書暨及姜戎杜注辨宋辰及佗彊叛胡傳辨

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

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隱元年盟蔑公羊傳

字林暨及也聲類云古文作泉說文泉眾詞與也釋元應一切經音義莊所校正

公羊曰及猶汲汲也按春秋有相與及者此盟蔑是也有相次及者

及其大夫孔父是也有逮及者公追齊師弗及是也文為事出不專  
汲汲而已劉敞權衡

暨者及之難辭也及者以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也蕭楚辨疑

暨猶及也有先後首從之義惟以魯對列國言則先內後外之例也

胡傳以暨為不得已而於辰暨佗彊奔陳則以暨於人者為不得已

於此則以暨人者為不得已詞同而取義不一未為定論朱軾春秋鈔昭七年

盟書會書及另門

兵書會書及戰書及另門

外盟夷狄會其師書及另門

平書及書暨另門

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穀汪氏呂氏說見弑君門○會盟言及別內外也尊卑言及

上下序也范甯註

莊十二年秋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僖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公穀義並見弑君門

以上死難書及三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與齊侯不共戴天而與之狩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書及以著

其罪胡傳○公及之狩志在公也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公及夫人會齊侯參譏之孫復傳王發微○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

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爾汪克寬纂疏

僖十四年夏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穀梁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范注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莊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僖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皆不言所及是使得歸之意以上書公及狩一書公及夫人會一書內女及諸侯過一書外大夫及內女來一

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程子孫氏張氏說見書殺大夫門劉氏說見總論

文九年春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毛氏洪氏牛氏說見書殺大夫門

襄二十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高氏郝氏說見書殺大夫門

以上殺公子大夫書及三

定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暨者何強脅之也劉敞傳○其弟云者宋公以嬖離故失二弟無

親親之恩暨云者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

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無大臣之節也胡傳

○宋公失道其弟帥大夫出奔仲石為大臣不能以道事君為

辰彊牽而去故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以交譏之孫復

尊王發微○出奔書暨辰彊之也二子有所不得已也入叛書及辰

主之也二子悅從之也難乎奔而易於叛其初奔疑謀或不濟

故難以暨之其繼叛謂事無不捷故易而及之奔固不難而叛

何捷仲石誠庸夫也趙鵬飛經筵○觀其文知佗彊為辰所強率辰

既叛兄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彊之不能守正也於後書叛則以辰首惡次及仲佗耳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見矣蕭楚辨疑○弟以義從兄者也兄為不義則當涕泣而道之愛之至也臣以道事君者也君為不道則當反覆而諫之敬之至也今辰惡其兄而挾大臣以違之佗彊溺其黨而叛君父以從之賊兄弟君臣之義春秋所誅也然其初非得已也故曰暨既而專邑叛上則所謂不得已而不已者故曰及此原心定罪之旨張大亨通訓○暨者不得已之辭及者從之者也家鉉翁詳說○暨者以此強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季本私考○奔非辰所欲以要君耳故書暨叛為辰所欲以泄忿耳故書及及暨皆就辰為義非以二卿與地為義暨與及又以辨首從深罪辰也御纂直解○辰之意主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

之者胡傳以不稱暨而稱及為無首從之別失經旨矣彙纂案○以暨齊平及齊平兩處事實攷之暨齊平之後我往泣盟而齊人不報使及齊平之後兩君好會而且來返侵田則暨為強彼而及乃彼我同欲明也辰出奔時佗彊為所牽率故曰暨其既則同惡共謀彼此欲之矣故書及李光地榕村語錄○奔非佗與彊之所欲也特為辰所脅耳故書暨既奔之後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方苞直解○上言暨而下言及者叛非人所能強之事故不可以暨言也葉西究遺○暨者與也連類之詞及者以我及彼內外之分蓋出奔則情非得已叛則必有為之首而後有為之從辰乃宋公母弟他人欲叛辰固宜讐絕之今辰既與同出又連結以叛甘為戎首者實辰也春秋所以於其出奔稱暨而叛則稱及也徐庭垣管窺○暨者不得已之辭猶戎容暨暨之暨蓋辰

原可不奔其奔亦非所欲徒以公子地故不得已出於此耳故曰暨是知平書暨主不欲平言非齊有所迫也奔書暨主不欲奔言亦非仲佗石彊有所挾也高樹然釋經昭七年暨齊平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宋華亥向甯華定同奔不書及同罪也此同奔而書及則高張以國夏牽率而來也方苞直解

以上大夫奔叛書及三

○內大夫與外大夫偕行不書及汪氏說辨

襄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書及杜注○不書會林父者晉在會書會

晉為從霸晉不在會書會衛為歧辭故列書之猶之盟扈會扈

晉亦不在故凡舉此皆變文以著霸事也高樹然釋經○春秋內魯

凡魯大夫與外大夫同役必主魯大夫書及此獨列序而不書及者二國同受晉命各自其國往會故不可以言及而會盟在列者必書又不可獨書內事也若書仲孫蔑會孫林父吳人于善道更無以見晉使二國先往會吳之實矣文固各有當歟葉西

襄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俱受命于晉比之魯大夫故不書及杜注○汪氏克寬謂叔孫豹

偕鄆世子如晉而不言及是旅見於晉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

吳而不言及是旅見於吳也非也魯君大夫與他國同時而朝

聘于齊晉者必多矣未聞並志外君大夫之朝聘也獨二事並

志之其不書及義亦各異使書叔孫豹及鄆世子巫如晉則似

二國以外事實于晉而不見鄆已內屬書仲孫蔑及衛孫林父

會吳則似魯與衛私交于吳而不見其同為晉命春秋之書所

以微而顯方苞直解○不書及者比巫於內臣也葉西究遺

○書與

桓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

○公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僖十一年公及夫人

會齊侯于陽穀彼言及此不言及者傳載申繻之言譏公男女

相瀆以致大禍故不書及孔疏○若言及則主在公言與則公不

能制明矣程子遺書○公之始謀會于濼而已既而夫人又欲至齊

公從之而不能禁止與者彼欲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

我弗能制也李明復集義引程氏學○濼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

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其不言及何也及上下

之詞也與不相屬也所以惡夫人也蘇轍集解○如齊者文姜志也

非公意也故不書及而書與若曰公不得已而與姜氏如齊也

趙鵬飛經筵○與之為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

尊及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僖公及夫人姜氏會

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也桓公與夫人姜氏

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

公不能制義而從文姜以往其咎可知矣汪克竟纂疏○書公與夫

人順之之辭彼欲而此從之也御纂直解○陽穀之會書公及夫

人婦從夫之辭也此不書及不以夫人屬公也方苞直解○及者以

尊及卑之辭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是夫人隨公也與者連

類並行之謂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是公隨夫人也徐庭垣管窺

○二國一邑一地書及二邑公私大小公穀說辨雉門及兩觀

兩邑相及穀梁于城諸及防與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皆曰以大及小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則曰不言及大小敵也公羊不於諸防漆閭丘為說而於莒牟夷曰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蓋言牟婁公邑君邑也防茲私邑臣邑也嫌於公邑與私邑為一則稱及以辨之故何休于諸防亦曰諸君邑防臣邑於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亦曰別君邑臣邑也兩義不相通一以為公及私邪則城諸及防及鄆皆魯所城何公私之辨一以為以大及小邪則牟夷防茲均以地返何小大之嫌吾以為言奔者可曰以公及私而何休施之於諸防及鄆者誤矣言城者可曰以大及小而穀梁施之于牟夷防茲者誤矣二氏各有聞而不盡也葉夢得春秋攷城邑書及主工之先後言觀文十二年以師而城本主鄆而工始於諸故鄆書及知穀梁大及小之說非也以邑奔書及則主邑之大小

言觀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竝列不書及為大小相敵辭又知公羊不以私邑累公邑之說非也高樹然釋經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

孔氏啖氏說見城築門總論○言及先諸而後防也劉敞傳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及邾以大及小也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孔啖說見城築總論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書及者所以別二族高閔集注

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公羊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何休注公邑君



邑也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據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邱來奔不言及○

穀梁及防茲以大及小也○牟婁牟夷之私邑防茲則他邑也

故言及呂本中集解○書及別二邑耳與城諸及防同義豈為公邑

私邑程端學三傳辨疑○高氏駁公羊見前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冬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及何災自雉門始也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

也穀梁曰災自兩觀始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皆

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

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

之後魯人修舊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各順其

序而書之也劉敞權衡○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公穀乃曰

自兩觀始妄說可怪陸淳集傳辨疑引趙匡○此條公穀惑於桓宮僖宮

災不言及之說遂以為此兩觀先災春秋不以微及大不以卑

及尊故先言雉門尊之也此說非也桓宮僖宮二廟分明故不

必言及此若不言及則嫌于雉門之兩觀獨災耳李廉會通○書及

由中及旁與下新作同文非記先後災也高澍然釋經○書及者別

兩地桓宮僖宮不書及者不煩別也戴祖啟五測

定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城莒父及霄以城二邑書也趙鵬飛經筵○孔啖說見城築總論

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冬齊人歸謹及闡

○二地不言及公邑私邑辨桓僖敵辭辨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

穀梁漆閭邱不言及小大敵也○漆一邑閭邱一邑而不言及

者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此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

也 參劉敞胡安國二傳

哀三年夏桓宮僖宮災

公羊何以不言及敵也○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公穀二傳皆以不書及為義但以次序列雖不言及祖之尊卑自見經不書及蓋義主於宮之災而不起於祖也雉門及兩觀災由雉門延及兩觀也桓宮僖宮災同時並災也

方苞直解

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五十八終

西廡

